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近世社會齷齪史
第十九回 歷下亭龍驪珠品泉 紅雨軒魯夫人論藥

且說驪珠小姐一病懨懨三個月，合家大小還不知她的病源。被魯薇園看出了是憂思成病，務必要散心才很好。龍中丞愛女情切，說不得要稍越禮教，叫家人們備了一隻游船，泊在大明湖邊，叫二姨太太率領了三四兩個姨太太，與及素琴、錦瑟兩個大丫頭，陪了小姐到湖上去遊玩。又撥了一名粗使僕婦、兩名家人在船頭伺候。時值八月新涼時節，那船上敞了兩面船窗，放下鮫綃簾子，陳設了小巧玲瓏的紫檀小桌椅。一群人簇擁著驪珠小姐，轎馬紛紛，來到湖邊。

上了船，船戶便要開船，忽然岸上來了一個人，頭帶大帽，家人打扮，手中拿著手版，跳上船來說道：「敝上是奉了營務處魯大人之命，在這裡伺候小姐的，特差家人過來稟安。」家人接了手版，交給僕婦送到艙裡去，然後自己在外艙垂手照樣回了話。驪珠看那手版時，寫的是某營某哨弁盡先拔補守備某某等字樣。不覺一笑道：「我們出來，怎好驚動他們？說擋駕不敢當罷。」僕婦仍舊把手版傳了出去，家人拿去還了來人，說過擋駕。來人又道：「敝上帶了一哨人，分坐了四號船，靠在這左近護衛。」說著又指給那家人看道：「那東邊的兩號，這西邊的兩號，都是的。」說畢辭去。

忽又一個老媽走上船來，手裡提了一個食盒，徑到艙裡，替驪珠磕頭請安，又向姨太太們請過安，然後在懷中取出一張片子，遞給驪珠道：「敝上給小姐請安，并送上兒樣粗點粗果，請小姐點饑解渴。」驪珠看是魯薇園的銜片，欠欠身道：「承你們大人賞，我不敢當。」老媽道：「敝上專豫備了一號火食船在這裡，船上有燕窩粥、鮮蓮湯、鮮芡實湯，小姐要吃粥飯，那邊一切都預備在那裡，小姐要時，只要管家們叫一聲就送到。」

驪珠道：「那麼更不敢當了。我們不過出來閒逛一會兒，怎麼你們大人這麼費心起來？回去千萬替我道謝。」老媽道：

「這是便當的事情，小姐倒是太客氣了！」說時在食盒內取出四盤點心：一樣是牛奶酪酥白糊糕，一樣是松子棗泥茯苓糕，還有兩樣是西洋式的餅。又在食盒下層取出四盤水果：一樣是切薄的本湖鮮蓮藕，一樣是剝淨的本湖鮮蓮子，一樣是上海帶來的金山蘋果，一樣是牛奶白葡萄。又說道：「敝上說小姐的病不要忌嘴，吃了甚麼可口就吃點，只要吃開了胃口，病自好的。」驪珠道：「貴上大人實在太費心了，你回去代我說，等我好了，親自到公館裡去叩謝。」老媽道：「這個敝上不敢當。」

驪珠叫賞了他四疋大錢，老媽方叩謝去了。

這邊便叫開船，蕩到煙波深處。薇園備的火食船，緊隨在後面。那四號兵船，或先或後，相去總在十丈之外。游船在湖上蕩了一轉，在歷下亭前泊定。二姨太太說說笑笑的，說得驪珠肯到亭上去遊玩。那兵船上早已派了四名兵丁，先到亭上去驅散遊人，方是一群姬妾簇擁了驪珠小姐到亭上來。果然湖光山色，令人賞心悅目。驪珠道：「果然真山水有趣。我們衙門裡的花園也算好的了，怎及得這個敞亮？」二姨太太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可惜我們不能常常到這裡逛。今天是靠了小姐的福，才得開些眼界。」驪珠笑道：「那裡是靠我的福，靠我的病罷了。」三姨太太道：「但願小姐逛了這一回，把病都送到湖裡去了，精神復舊，我們就可以常常來逛了。」四姨太太道：

「小姐病好了，老爺又要甚麼『內言不出』起來，那裡還有得出來逛？」三姨太太道：「癡丫頭，只要小姐肯撒個謊，說是三五天必要逛一遍湖，不然就要生病的，管保你老爺一定相信。」

一句話說的驪珠笑了。

正說笑間，薇園的老媽早又送上一個食盒，在盒裡一樣樣端出來，卻是滾得透爛的燕窩粥，還有四盤精細小菜。二姨太太代說過謝謝，便請驪珠吃粥。驪珠早被湖光山色一洗胸中鬱悶，覺得精神陡發，便吃了一小碗粥，覺得還香。吃過粥後，又到亭外去看趵突泉（趵突如泡）。這趵突泉就在大明湖當中，說大明湖的湖水就是趵突泉水也可以，說趵突泉水就是湖水也可以。不過那趵突泉是在湖心湧起，終年終日湧個不住，猶如鍋裡燒的開水一般。驪珠攔望了半晌說道：「濟南名泉七十二，趵突為最。我們既然來到此地，豈可不品泉？」二姨太太聽說，便叫人放個瓜皮小艇，到泉湧處提了一桶來。驪珠親自洗淨一個茶碗，舀了一碗要喝。二姨太太連忙止住道：「喝不得，小姐要喝，燒開了再喝。」驪珠道：「燒開了，就沒了真味了。」說罷，喝了一口。二姨太太著急道：「小姐千金貴體，好的時候還不叫吃生冷東西；這帶病的身子怎麼喝起涼水來？」

叫老爺知道了不怨小姐，卻怨我們伺候得不好。」驪珠笑道：

「喝一口水卻遭了姨娘的一大篇話。你不知道，我喝下去覺得清沁心脾，耳目都清爽了，只怕比吃藥還好呢！」三姨太太道：

「我不信這趵突泉有這麼的好處，等我也喝一口看。」說罷，舀了一碗咕都咕都的一口氣喝了下去。舐舐嘴，看著驪珠道：

「怎麼我喝不出它的好處？」驪珠看見，笑個不了道：「大凡品泉、品茶，都要喝小小的一口，慢慢的嘗了滋味，才輕輕的嚥下去。誰叫你這樣的牛飲來？」二姨太太道：「惟其牛飲，所以才和牛嚼牡丹一般，不懂得味道。」說得驪珠又笑了。

此時二姨娘早叫人在船上煎起藥來，一面說道：「小姐說的這麼好，我也嚐嚐看。」於是一群你一碗，我一碗，都舀來喝。驪珠笑道：「此刻不是牛嚼牡丹，卻是渴驥奔泉了。」

三姨太太道：「我就依了小姐，喝到嘴裡，細細嘗它，到底還是淡水，有甚滋味？真是不懂！」四姨太太道：「是些微有點甜甜兒的，比別的水不同，嚥下去那股清涼，也是很好過的。」

三姨太太道：「不信你們的嘴辨得出滋味，我偏辨不出來。」

說著，又舀了一碗，喝了一口，咂嘴舐舌，閉著眼睛，不住的搖頭。惹得驪珠笑個不住。二姨太太道：「算了罷，不要喝的破了肚子，白天鬧髒了褲子，晚上鬧臟了牀鋪。」說罷，叫人把一桶泉水傾入湖裡。三姨太太道：「我到底喝不出個味道來。」四姨太太道：「天生這種東西，本來是叫文人雅士品評的，你這種粗人如何懂得？」三姨太太用手羞著臉道：「小姐文雅罷了，你也配文雅呢！算是嘗出甚麼一點甜甜兒來。」驪珠道：「不關甚麼文雅粗俗，其實是粗心細心之別。」二姨太太道：「也有點心理在裡面，向來仰慕這趵突泉，以為是了不得的，忽然得嘗著了一口，自然覺得是好的。」驪珠點頭道：

「這也是有的。」

眾人又說笑了一會便仍到船上去，在各處蕩了一回。驪珠吃過了藥，直到日落西山，方才回去。上岸後仍舊一行轎馬，回衙。薇園派來的兵排了隊，護送到衙門，方才散去。

驪珠自從逛過一次大明湖之後，精神略覺清爽，仍舊每日請薇園診脈。薇園又勸搬到花園裡去住。好了幾天，又復困倦起來，慢慢的依舊水米不沾牙，並且厭聞人聲。問他甚麼難過，他卻又說不出來。急得薇園沒法，只得告知龍中丞，請他多延幾位醫生商量。龍中丞急的沒法，打電報到上海請了一位名醫來，診了幾次脈，都說是思慮過度，憂鬱成病。龍中丞聽了，無非又是拿姨太太們出氣。

薇園暗暗思量：這一位小姐，父親看得如掌珠一般，合家人自然奉如祖宗的了，更有甚麼不如意事，竟致憂鬱成病？此中一定有甚蹊蹺。這句話又不便向龍中丞說，因定了主意，打發自己太太到衙門裡去問病，覷便對龍夫人說知。魯太太奉了丈夫之命，坐了轎子，到撫院內宅裡去。他們同鄉世好，向有來往的，龍夫人聽說魯太太來了，便迎接進去款待，自有一番寒暄。魯太太問起小姐的病，龍夫人歎道：「不要說起，這小妮兒累得人也夠了！你們魯大人說他是憂鬱成病，就是上海請來的醫生也這麼說，這個我就真不懂了。我們雖不是甚麼上等人家，然而比中等人家總比得上了。父親疼得她就如掌上明珠一般，要甚麼是甚麼，姨娘丫頭們那一個敢給她氣受？她還有甚不如意的事，何至於憂鬱呢？她父親為了她，天天晚上念《金剛經》，念《觀音經》，求她病好。昨天又電匯了五百兩銀子到上海，助陝西賑捐，也是求她快點好的。做父母的心總算盡了，她還是那樣。」魯太太道：「便是小姐實

在生得好不過，又聰明，又賢德，我們見了，也不由自主的愛上心來；何況自己人，那個還給她氣受呢！這兩天病情怎樣了？不知可吃飯？薇園也在那裡心焦，所以要妾親來看看小姐，不知臥房在那裡？」龍夫人道：「天天勞魯大人的駕來診病，此刻又勞動魯太太看她，真不敢當了。」魯太太道：「我們都是一家，還有甚客氣？」於是龍夫人領了魯太太同到花園裡去。除了二姨太太在花園照應小姐外，三四兩姨太太也跟了去。

原來驪珠此時住在花園裡一座綠雲紅雨軒中。這綠雲紅雨軒，共是三間，當中一間，兩面開門，一面向南，一面向北，當中擺一架十景樹，隔成兩面，叫做鴛鴦廳。廳外種了數十本芭蕉，十多樹桃花、紅梅之類，所以題做綠雲紅雨。家人們又省稱做紅雨軒。東西兩間，向日不過隨意陳設，此時收拾了東首一間做驪珠繡房，兩首一間給陪伴丫頭們居住。且說龍夫人領得魯太太到了，二姨太太連忙迎出來。龍夫人先在中廳讓坐獻茶，魯太太略坐一坐，就到裡間去看驪珠。丫頭打起簾於，龍夫人陪著進去。魯太太舉目看時，只見驪珠擁了一牀蛋青色熟羅秋被，背靠著一個平金紅緞大靠枕，斜欹著身子，靠在牀上。面色青中帶黃，十分消瘦。看見魯太太進來，便勉強撐持著坐正了，欠欠身道：「又勞魯伯母的駕了！恕我不能起來行禮。」魯太太忙道：「小姐請仍舊躺下，我是順路來看看的。」

近來這幾天覺得好點罷？我聽薇園說，脈象總是如此。小姐，你自己要保重點，勉強也吃口粥飯，就容易好了。」驪珠道：

「我也知道，可奈嚙不下去。」二姨太太接口道：「方才盛了碗燕窩粥，只喝了一口兒湯，就不要吃了。我們這位小姐，不要說是有病，就是沒病，餓也要餓壞了。」魯太太道：「快不要如此，總要吃點東西，這病才容易好呢！」又和龍夫人談論了幾句，要了一向的藥方來一一看過。